

三書齋文存

【第四卷】

梁超然 著



雙溪有清音
流雲堪采擷
駐足半山亭
芳緣登絕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三书斋文存

(第四卷)

杂文·随笔·评论·作品

梁超然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书斋文存. 第四卷/梁超然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19-07040-6

I. ①三… II. ①梁…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125 号

责任编辑/廖集玲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5.5

字 数 11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040-6/C·232

全套定价:21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坛外杂话

“文学是美学”说	(003)
“使命”的异议	(005)
艺术毕竟不是商品	(008)
艺术家的商品化	(010)
文学的“性”病	(012)
不全是评论《红高粱》	(014)
说“玩”	(017)
“娱乐片主体”商议	(020)
从“明星”的“性格二重组合”说开去	(022)
还是学风问题	(024)
又说“野性”之类	(027)
“现代”？“艺术”？	(029)
议一议“人体热”	(032)
“崇洋不媚外”之一例乎？	(034)
给读者以论争权	(036)
学术乎？政治乎？	(038)
掸掸“灰”，如何？	(041)

“诗派”论略	(043)
泛性论与“发花癲”	(045)
闲话“洋压力”	(048)
《河殤》：大胆	(050)
《河殤》：情绪	(053)
《河殤》：臆断	(055)
《河殤》：坐标	(057)
达赖与“诺贝尔情结”	(060)
《文格与人格》之“外部”内容	(063)
说“软”道“硬”	(065)
“声有哀乐”说	(068)
又说“声有哀乐”	(070)
为“文艺与人民离婚”案正名	(073)
作家·做人·世界观	(075)
“繁荣”析	(077)
“还原”辩	(079)
高奏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	(081)
免称“老板”论	(083)
“一切向钱看”的教训	(086)
论上帝变成蚊子及其与恶乞的关系	(089)
这不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092)
请关注“祖国的未来”	(095)
“定位”杂议	(097)
担心的是另一种“断奶”	(100)
铺天盖地欲何为 ——又说“洋压力”	(102)

寓言人物“变形”辩	
——也说这碗《粥》之一	(104)
“基调”杂说	
——也说这碗《粥》之二	(107)
从“寓言”说开去	
——也说这碗《粥》之三	(109)
“做一回石油巨头”辩	(112)
秦始皇的“凉车”及其他	(115)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重读《五代史伶官传序》	(117)
鳄鱼泪·谎言及其他	
——斥孔捷生	(120)
文学何处是家园	(123)
“谣言世家”的梦幻曲	(126)
且看“孔雀”的羽毛	(129)
许文强与“刀枪炮”	(132)
请看一本《劲歌金曲》	(134)
“我”从哪里来	(136)
“宾馆文学”杂议	(138)
果然“旁观者清”	(140)
王国维“三境界”又一喻	(143)
夏时制·民意·求实	(146)
饭后怎么办连类以及其他	(148)
又睹“明星”“风采”	(151)
话说曹操战胜袁术	(154)
从“倒爷文化”说到“文化倒爷”	(157)
关于老鼠是否建立户口簿的遐思	(160)

随 笔

五芳斋·名家·本地姜	(165)
“步步高”随想	(167)
《愚人买鞋》杂说	(169)
《野草》的启示	(171)
插曲·浪花	(173)
响亮的“最后和弦”	(175)
陆绩与廉石	(178)
可贵的赤子之心	
——纪念梁漱溟先生诞生 105 周年	(181)
从阿 Q 戴毡帽说起	(185)
和过去断桥告别的罗曼·罗兰	(187)
寻常与不寻常	(189)
两首唐人绝句的色彩美	(191)
唐宋诗词新话（十则）	(193)

评 论

偶尔为之 常臻高境

——读秦似先生诗词	(205)
-----------------	-------

战斗者的风格

——读《苦斗集》	(208)
----------------	-------

顾荣·权术·李向南

——影片《新星》漫议	(211)
------------------	-------

历史是人民写的

——纪录影片《少奇同志，人民怀念您》观后	(217)
----------------------------	-------

命运·时代·哲理

——影片《从奴隶到将军》观后	(21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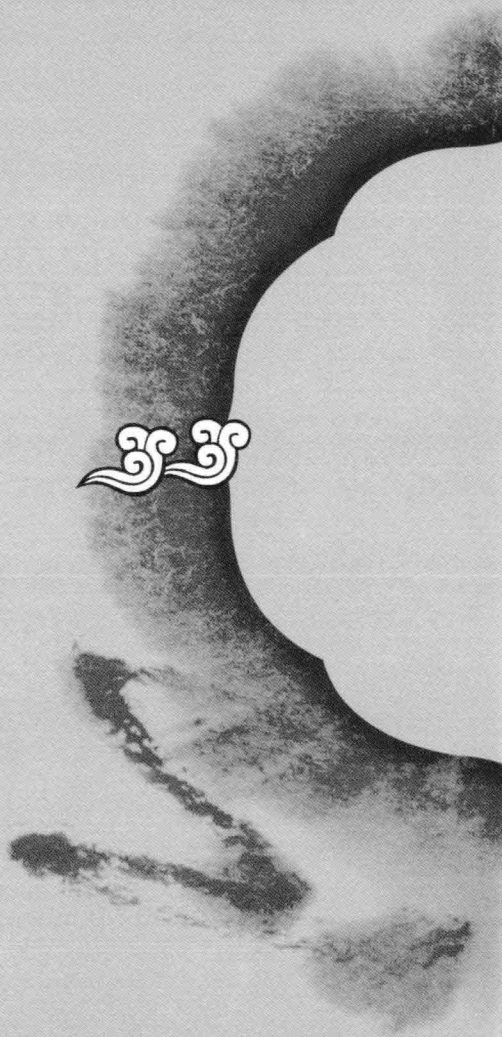
拨乱反正话《故人》	(222)
饶有风趣的桂东南农村风俗画	
——谈黄飞卿小说的特色和不足	(227)
我读出了对民族的挚爱之情	
——读长诗《大鸟》随感	(232)
史说武则天	
——兼议电视剧《武则天》	(235)
可喜的研究成果	
——读《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	(242)
“共名”说试评	(246)
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几个问题	(260)
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漫议	(272)
鲁迅、柏杨异同论	
——评《丑陋的中国人》	(277)
再论鲁迅与柏杨	
——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	(287)
话说引进颜元叔兼及柏杨	(302)
评《河殒》	(310)
《海瑞罢官》·海瑞·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历史主义	
——就批评方法与姚文元辩论	(323)
时代精神琐议	
——与姚文元等同志商榷	(334)
 作 品	
南楼秋雨夕	(345)
漫漫封州路	(357)

通红的腮颊	(368)
秋 声	(376)
兴坪风情	(379)
我的紫荆花梦	(381)
石河子情思	(384)
叠彩山下的情思	(388)
烟雾濛濛绕花池	
——象州花池温泉记游	(391)
幸福的回眸	(393)
小诗一束	(401)

附 录

《文艺沉思录》序	郑伯农 (413)
不趋时·才识·勇气	
——读梁超然《文艺沉思录》	李万武 (416)
并不超然	曾慧民 (420)
清风里的沉思与歌咏	冯文东 黄土路 (426)
坛边老桂香	
——读梁兄的《三书斋漫笔》	毛水清 (433)
《文艺沉思录》后记	(436)
《三书斋漫笔》后记	(439)

坛外杂话



“文学是美学”说

高尔基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国内钱谷融先生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这个命题发挥得十分精彩。文学确实应该是人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就目前创作情况看，似乎应该提出“文学是美学”说。

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之后，为什么需要有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满足人们审美的需要。例如说广西左江地区有许多绘在山岩上的壁画，现在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其内容，写战争，祭神还是劳动？……但那一个个粗犷孔武有力的造型却给人以力之美的享受。那是壮族先民为了满足审美需求而创作出来的“无声之诗”。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到今，从《诗经·关雎》到普希金的《致大海》，从《奥德赛》到《红楼梦》，只要是公认的文学作品，就无一不是美的结晶。使人惊诧莫名的是：现在文坛上竟然出现一股写丑之风，美其名曰审丑(其实是有丑无审)。据说有人认为“美”已经被前人写完了，现在要写丑才能创新了。于是乎有《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一类“作品”，于是乎有精确地描写如何从嘴巴里呕吐出条条蛔虫，蛔虫如何蠕动等等的“创新”细节。读时使人大反其胃。此风越来越盛，现在居然有“作家”专以写丑营生。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满篇写大便，写屎、写悠长的臭屁……反正什么最脏、最丑就越是要写(而且是用被人们称为“最新叙述方

式”)。也许我这个坛外人少见多怪,即使是自称自然主义的大师们,也绝无此种污秽笔墨。

诚然,文学作品可以写丑,但写丑的时候应该蕴含作家的美学理想,校正审美视角,而不应是丑恶的展览陈列。莎士比亚笔下的里埃古、麦克白斯、理查三世等等,也写了丑恶,但作家始终是站在审美的角度去描写丑的,所以使读者观众能在审美的视角中去看待丑,从而得到独特的美的享受。鲁迅先生曾说过:“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道理。”因为这一类的东西“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现在我们的“作家”们之所写,岂止如此而已!这些“作家”竟以“高级”的自然主义手法,给污秽不堪的事物以逼真的描写,并以此为创新,真也咄咄怪事也。有人称这种描写为才气,果真如此么?譬如一位作家十分细腻地写解大便的轻松感,用了近五百六十字,如此冗长,其“艺术效果”还比不得经常涂在公共厕所墙上的两句“厕所文学”好。“厕所文学”写道:“入门三分紧,出门一身松。”此处对偶工整,文字简洁含蓄,比之用五百六十字要高明得多。什么“才气”!这些东西仅仅反映了一种变态心理。也不明白编辑们为何发表这样的东西?如果在广播的黄金时间里,编辑捧着饭碗在听,你还能咽得下饭吗?

作家、编辑们,还文学以美吧!

1989.3

“使命”的异议

前些时候听得坛内常传出一个响亮的声音：“文艺的使命——走向世界！”这个声音像主旋律般反复地重现，真也热闹了好一阵子。由于身居坛外，不知这一“使命”完成得如何？有多少“走向”了世界？

大概是由于身居坛外，我对此一“使命”颇有点不以为然。特别是读到某大报发表的《文艺的使命——走向世界》时，感触尤深。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是要相互交流的。如果说，这种文化交流就是“走向世界”，那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文化的相互交流并不是什么“使命”，人们并不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创作的。正像屈原、李白，杜甫、王维，关汉卿、曹雪芹等等，他们的作品被世界各国翻译成多种文字，可以说是“走向世界”了吧？！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走向世界”这一“使命”而进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种“走向世界”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的结果。而现在坛内所说的“走向世界”远不是这种正常的文化交往，而是把获得某项国外的什么奖当作是“走向世界”的标志，而且把这种标志的“走向世界”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这似乎有点像俗语所说的：入错了门，拜错了神！

能够在世界什么文艺大奖赛中获奖，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无论世界上哪一位作家(这当然是指真正的作家)创作的目的都不是为

了获奖，也就是说不是以获奖作为自己的“使命”的。中国且不说，因为屈原时代、杜甫时代固然没有什么世界文艺大奖赛，在“八娼九儒十丐”的关汉卿时代更不会有奖，就是在曹雪芹的时代也没有奖；鲁迅时代有奖了，但谁都知道鲁迅先生对奖的态度。这些中国作家，在某些同志看来应该是属于“黄土文化”、“封闭性的文化”，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就说“蔚蓝色文化”的作家们吧，曾经获得过人们渴望的诺贝尔奖的海明威说过：“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我想，这就是海明威的“使命观”，他并不是为了获奖才去创作《老人与海》的，获奖并不是他心目中的“使命”。

时下，倒是有些盯着“奖金”（至于等而下之只盯着“金”的，我们就不屑谈他了）而进行创作的作家。据闻有些作家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瞄准XXX奖的，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千方百计地模仿外国作家的手法，写了一两部作品就拼命往外“出访”，使出浑身解数，向外“扩大影响”，争取外国人的青睐，以为这就能“走向世界”，抱回一个“金娃娃”。这种作法，是否浅薄了些？

诚然文艺要有“使命”，而不能“玩”文艺。文艺的使命是由文艺的性质规定的。即使是大力提倡作家实现自我、表现自我的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文艺家“必须对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和其他生活规范负责”，“作家的灵魂必须……承担人世间的切苦恼，承担历史留下的各种精神重担”，并且认为“使命意识必然表现为深广的忧患意识，即先天下之忧而忧”。这里所说，应该是属于符合艺术家良心良知，或良心未泯之论了。关于文艺的使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就本质而言，无论是“教”是“乐”，文艺的使命乃在于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就现阶段而言，我们文艺的使命还应该表现我们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欢乐和痛苦。如果以为可以

置这些使命于不顾，而把眼睛盯在什么“奖金”上，以获得“奖金”为“使命”，那就本末倒置得太厉害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天地，则又未免太褊狭了些。

那么，我们的文艺就不需要在世界的什么节、什么赛中获奖吗？不要“诺贝尔”、“奥斯卡”吗？诚然不是。我们自然企盼有更多的作品获奖，这样的大好事怎么会不受欢迎？但是，仅仅盯着奖或奖金进行创作，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作品问世，也肯定完不成这个“使命”。如果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把眼睛转过来，盯着人民、民族、国家的命运，我想，情况会大不一样，他们的作品必然会引起“轰动效应”，也必然会在世界上不胫而走，真正地走向世界。到时候，诺贝尔、奥斯卡自然而然地走到中国来也未可知。谓予不信，可否试试？

1988.11

艺术毕竟不是商品

当经济领域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的时候，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哄而起之徒，把自己也商品化起来，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时髦似的。在一些理论家指导下，艺术也离开了缪斯神圣的殿堂，汇入了商品化的狂潮中去。这次狂潮是有理论家“深厚”的理论为指导的，所以，比之通俗化那个狂潮更具时代性和理论色彩。这些理论种种色色，林林总总，也不能够多摘引。读到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理论”：“艺术纳入商品轨道以后，艺术家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战士，从而摆脱了人身的依附关系，也就不再靠他人的意志来从事艺术生产，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噫！艺术商品化之为用可谓大矣哉！我们真该感谢这些理论家，给我们制造了如此“高妙”的理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为我们思想路线的基础。“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战士”大概也不会反对了的。我们就用实践来说话吧。四川文艺出版社曾经是出了不少好书，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形象的出版社，前些时候被国家课以四十万元的罚款，通报全国，其原因是“相继出版《销魂时分》、《丽人春梦》、《荒野奇缘》三种色情内容突出的图书”（引文见《文艺报》1988年12月10日。本段引文均出于此，不另注）。听听出版社的诉说吧：“这三种书是与书商协作出版的”，所谓协作